



道德經講義卷第九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列子言。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原夫道者。未始有始也。外包乾坤。內充宇宙。無形無名。萬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得以資生矣。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故為天下始。生育天地。長養萬物。故為天下母。而萬物之所以成也。譬夫一身之天下。始因三元育德。九炁結形。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則炁為一身之始母焉。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炁。以為百骸之母。當知其子。子神也。既已知子為元神。母為元炁。母在則子存。母去則子泣。以其炁能生神。而神能服炁也。丹經謂之君臣。亦云子母。古之真人曰。子母乍分。情眷戀。君臣相遇。喜團圓。蓋形中子母。炁以守神。神以守炁。交相戀守。混融為

一。結就胎仙。與天相畢。故曰。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夫乾坤易之門戶。開闔有常。衆卦從而出焉。從而入焉。生化之機。准的不差。而炁者悅也。散也。蓋耳目諸根。色塵之所由。若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自然而身不勤勞也。儻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終身危亡不可救也。以已論之。炁者口也。門者目也。常緘其口。則五炁內固。元精不乾。華池激灑。灌溉靈根。壽齡綿永矣。常瞑其目。則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凝性真於

明堂洞房之內。寂然泰定。與道為一矣。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稀言順以洪。三者既關鍵。緩步至洞房。此所謂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若乃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于中。氣亡液漏。精神散去。其身天闕。而莫之能救。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能杜其漸。防其微。見小而燭之。莫若以明。挫嗜慾之銳。解云。為之紛。莫若持守柔弱。而物不能加。可謂強矣。夫造道者。皆自粗而至細。自

細而至微。自微而入妙。則無小不燭。無幽不明。洞煥煌煌也。柔弱者。道之本。能守其本。綿綿若存。則自勝而無不勝矣。故曰。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光者。明之權。明者。光之實。聖人從權起實。攝實歸體。返照內觀。以察天地。以燭萬物。神未嘗有所困也。日有紫光九芒。月有白光十芒。至人以為丹用。吸陽烏紫霞之腴。咀陰景素華之英。復歸于身。是謂採集飛空之景。久久積之。如頑石之蓄美玉。蚌螺之結寶珠。無質生質。煉就神丹。蓋因用其光。復歸其明。自然而成。若起毫釐。

之欲念萌纖芥之邪心。即遺下身殃矣。至人內而煉身。牢鎖百關。屈除萬慮。精氣充實。神真怡暢。外而應物。酬酢萬變。不更所守。弛張百為。不踰其矩。內外固密。自無及身之咎。可謂善襲真常者矣。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萬法雖多。坦夷平實。虛無恬淡。莫如道也。萬生

芸芸。慧哲賢敏。聖智聰明。莫如人也。介者孤也。聖人以一介之為言。子然立乎衆人之上。然道猶大路焉。至公至直。天下戴髮含齒。憧憧往來。何莫由斯。然而行道化俗。未免乎有所施為也。施為簡易。純一不雜。則導民於清淨之域。施為煩擾。法令滋彰。則導民於貪濁之鄉。亂天之理。逆物之情。尤可畏也。未若獨立而形於太古之道。無知無為。心如虛空。又如墻壁。卓絕純靜。蒂固而不可脫。根深而不可拔。若萌纖芥之知。其神已離。若施一毫之為。其炁已馳。神離則胎散。

炁馳則息亂。胎息既已散亂。則吾身之所謂道。實又安在哉。可不畏乎。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亨衢也。平易坦然。何往不通。雖千萬里之遙。其行必始於足下。聖人患其太直。躊躇興事。豈貴乎速成。要其近功耶。世人利於速達。故由捷徑。然而崎嶇迷惑。不知所趣。倒行逆施。去道逾遠。無由上達也。煉養之道。夷然如砥。甚易知。甚易行。一曲之士。滯於方隅。欲其速得。遊於傍門。陷於邪徑。而不知也。故曰。大道甚夷。民甚好徑。嘗謂立天子。置三公。尚賢。

使能正其紀綱。無苛政以虐民。不變常而亂法。倉廩實。府庫充。此太平之基也。儻失愛人順物之心。脩治臺觀。雕峻墻宇。耽尚嬉遊之娛。則忠良去於朝矣。田野荒蕪。耕耨失時。則民窮矣。倉廩空虛。路多餓殍。則廢本業矣。服飾綵繪。崇尚衣冠。後事浮華。則蠹女工矣。佩服利刃。不知武備。馳騁田獵。則生國患矣。烹肥擊鮮。不安素分。縱恣口腹。則忘民事矣。竒偵山積。不循法度。培剋聚斂。則民財困矣。此謂盜夸匪聖人之道也。夫一身之真宰。謂之帝一。不能泰定。則萬炁不。

朝故曰朝甚除。夫上田者泥丸宮。中田絳宮。下田黃庭宮。三田之中神靈真精之所居。不務修治。則荆棘生焉。三寶虧損。則紫芝不秀。靈苗不生。故曰田甚蕪。內經以胃為大倉。人以食為命。胃炁滿則萬寶足。而百骸理。若夫嗜慾不禁。則倉廩空。故曰倉甚虛。古之行道者。寒凍林谷。帶索自樂。木食草衣。抱樸守素。食足以充虛。接炁。衣足以御寒。蓋形今之俗。流衣則錦綺文綉。懸帶鋒刃。食則水陸異品。醉飽羶腥。貪婪財寶。積斂多藏。故曰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

以此數事務為己有。覬一時之榮觀。彌縫小善。自衒自媒。歆艷世俗之耳目。竊彼大名。而為好玩之具。此非盜夸而何。與道殊隔。故曰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以道建國者。獨立於萬物之上。終古不易。翺
翔於萬物之表。終古不極。以是道而立。以是道
而建。天下守之以中。體之以常。鎮之以無名之
樸。而不為物之所遷變。福及後世。其德彌廣。其
用彌大。不可動搖也。若夫根拔則竭。繁青青去
於木矣。氣拔則精竭。神明去於身矣。是以至人固
蒂深根。獨立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綿綿冥冥。
屹然不可拔。故曰。善建者不拔。善以道抱民者。
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辯。天下之事定乎一心。
百姓歸附矣。脩一已而抱元守一。神全精復。回

風混合。還歸丹田。永無脫離矣。故曰。善抱者不
脫。夫善建善抱者。豈唯不拔不脫乎。亦將德澤
流于上下。孝慈被于子孫。世祚綿遠。億千萬紀。
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喻於己也。道成之後。昇入
無形。名列玄都。天下敬慕。奉真之士。世世祭祀。
享祚無有輟時。故曰。子孫祭祀不輟。嘗試論之。
修身之道。舉措設施。酬酢應變。未嘗不自我而
起。煉炁養神。少私寡慾。諸偽咸盡。乃為真人矣。
脩於家。則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積善
之餘。慶流來世矣。脩於鄉。則尊奉耆艾。教誨愚

鄙。上下信尚。其德久長矣。脩於國。則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孰。物充實矣。脩於天下。則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德施周普矣。夫脩之於家。於鄉。於國。於天下。止言其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唯脩之身。言其德。乃真者。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本在於身。未在於彼。其理備矣。若夫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於身。則能體於道。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其家。則能睦於親。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其鄉。則能信於友。以先聖治國之道。

反觀於國。則能遂其生。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於天下。則無欲無為。是非得失之理。可推而得矣。然則吾所以知夫天下之民嚮道者。昌背道者。亡。蓋不外乎此也。故以家以鄉以國以天下而為之觀者。終不若以身觀身之為妙也。何謂觀身。以父母妻妾之炁所生幻體。內觀無相之真身是也。太上言我何以知其脩之於外。則未為至。不若脩之於身。而後能成真人矣。此則道在我。而不在彼之所致也。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

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純粹。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無為無事。無意無心。情復於性。扶狀貌兀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赤子焉。赤子者。取其始生。

之色而喻之也。又上一赤子。乃泥丸天帝之名也。素樸內蘊。真純不散。體以虛恬。骨肉俱融。與道周密。鬼鬼無競。若嬰兒之未孩。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遂使物見而忘其物。人見而忘其人。謂蟲之毒者。莫如蜂蠆蛇虺。獸之猛者。莫如豺兕虎豹。鳥之攫者。莫如鷂鷂鷹鷂。數者類雖不同。而德之所感。自然馴致。唯順是從。其不螫不搏。可知矣。列子鷗鳥之辟。其理炳炳。是以至人。其神全。其道成。透金貫石。坐在立亡。驅龍伏虎。役鬼制魔。毒蟲不敢肆其口尾。猛獸無所施其

其爪牙攫鳥不能逞其羽距。故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至人用心若鏡。察物妍醜。燭理深淺。初無兩心。實歸一致。德全形全。筋柔骨弱。精神不散。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強。元炁默運。諸穢莫干。峻雖作而不知。二炁之合。內真不搖。外無所動。精之至矣。稟乎天地之靈。為神為形。受乎元一炁。為液為精。若學為仙。則斡旋沚流。上補泥丸。還元返本。髓凝為骨。而純和。腸化為筋。而綽約。如手握物。以其專精一志故也。或云。掐子午之文。以召南北之炁。握造化之機。以

固百關之精。是以不識陰陽之交感。而鱗動。中元精盈於骨節。真炁滿於丹田。仙道成矣。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夫脩諸內景者。育無相之赤子。號曰仙胎。胎仙成象。則其天守全。其神不卻。內心不動。至和之炁全矣。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能終日號而嗑不噎。終日視而目不眩。和之至也。蓋精神生於道。和理出於性。和之為言。以真自養。初無趨蹶之病。亦無謬戾之患。豈為自暴而失其常哉。既知其和。終不失其所以守之之至。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知恬交養。物莫之敵。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真。保養和炁。靜一不變。與天地為常。既知常道。朝徹見獨。無古無今。明白四達。與日月參光。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然而謂之神者。寧不為生之所累。若非理益之。必致凶祥。故有喪於執迷。謂之炁者。寧不為心之所使。炁惡妄作。強暴滋甚。故多溺於邪僻。若夫生之厚。妄念不斷。弗知常道。凶祥至矣。專炁致柔攝生之理。今反為生之所役。其炁勇暴。豈道也哉。唯知道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故益生

曰祥。心使炁曰強。且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凶。且道以柔弱含德為用。今以強壯為心。謂之不道。故不道者早亡而已。夫人者。萬物中竅靈之物。有生則有少。有少則有壯。有壯則有老。有老則有死。此皆不知道而不能逃於造化之內者也。儻能奪天地造化之機。達陰陽返還之妙。則形可以不生。神可以不化。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矣。莊子有云。人其盡死。惟我獨存。豈虛言哉。如其未達。故非欲壯。不得不壯。非欲老。不得不老。非欲死。不得不死。故曰物壯則

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蓋道存乎默。貴乎簡。默而辯。簡而當。莊子曰。道烏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有知之者。終日言而未嘗言。不知之者。終日

言而未嘗知。又曰。無思無慮則知道。無處無服則安道。無後無道則得道。故言之者不知。行之者自見是矣。至人知道。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儻能若齧缺之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乃真知矣。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視。不可以口傳。心困焉而不能知。若乃鉗口結舌。默而識之。順物自然。不與物敵。謹守其身。以全其生。斯得塞兌閉門之理矣。聖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歸精神於無始。不

逆於物其銳自挫矣。體純素而不雜其紛自解矣。光而不耀用其光則未有不和。大同無已居其塵則未始不同。夫如是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合其體。物我兼忘同乎溟濤合乎至理矣。至人能塞乎兌收視返聽。沉默守神。胎仙泰定矣。能閉乎門。退藏于密。禍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矣。能挫乎銳則以深為根。剛強息矣。能解其紛則以約為紀。煩亂除矣。能和光則目不眩曜。能同塵則不與物競。夫如是則道復於至幽歸乎至一。至幽謂之玄。至一謂之內。無可

無不可矣。故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夫聖人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又孰可親暱乎。下交於烝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又孰可踈隔乎。淡泊無欲守分知足。又孰可利誘乎。處卑不辱在醜不爭。又孰可陷害乎。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又孰可貴寵乎。失志不屈居貧愈安。又孰可鄙賤乎。行此六者上無天怨下無人非。明無物累幽無鬼責。故為天下貴。辟諸已焉。造道之微不與陰陽為用。超於形數之外。上與造物者遊。

下與外生死無始終者友。無求於物，安能親也。無求其惡，安能踈也。無求於用，利莫侵也。無心於物，害莫及也。高爵厚祿，不足以動其心。是不以榮為貴也。蒙垢受恥，不足以移其志。是不以汙為賤也。可以存生，可以養形，所謂道之至高。至極，舉天下不可得而及之。故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

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為治，則足以盡為政之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古之聖人立可久可大之基者，初非以用兵為心也。不得已而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為正，而以兵為奇也。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取天下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然無事。順物自然。何慮何思。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以已言之。心平志定。炁血和暢。則外魔不侵。百疾不生。自然神宇泰定。天光秀發。亦猶治國之得其道。則邊境自爾而寧謐也。若乃六賊未盡除。七情未盡去。是吾一身之患猶在也。方其塵念一起。業火一焚。是不已之時也。強兵不得以不用。殺機不得以不發。亦猶四夷八蠻交侵中國。而問罪之師有不能自己者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且何以知

天人之意如是哉。蓋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事。而見之也。夫生民之所以貧富壽夭。賢愚不肖。付之自爾。未嘗容心於其間。受天之爵。食天之祿。本於自然。安時處順。怡怡如也。苟禁網繁密。法律嚴苛。民多避忌之嫌。憂於抵罪。不敢云為。舉措失業。日愈貧窮矣。故聖人之接物。以無事為真宅。以有事為應跡。有事無事。常在定中。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此為真定。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以無事無念為常也。且心猶君也。炁猶民也。多忌則心神

道徳論義卷九 十五
不安。元炁彫零矣。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夫利器者。權也。權勢。人主之斧斤。人臣豈得而用之哉。且一人之器。天下皆得而用之。是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權既下移。國家其有不昏亂者乎。其於已也。心不能純一。思慮戕於內。聲色盪於外。反為七情六慾之所制。神明安得而不昏濁乎。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夫伎巧者。工妙也。人君不能無為。志在奢淫。則民作為雕琢服玩。金玉竒怪之物。苟容取媚。以趣其所好。投其所欲矣。其於已也。

不能絕物。而溺於異服玩好。日以滋深。則大樸耗散。去道愈遠。故曰。人多伎巧。竒物滋起。夫法令者。刑教也。剋劾太至。嚴威酷烈。荼毒天下。而侮文弄法。姦宄之吏。得以滋其惡。民不勝其弊。小則盜鈎。大則竊國矣。其於已也。拘於小法。執著旁門。外景滋奪。心靈攪亂。盜我之真。賊我之性者。紛如矣。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老君為萬教之祖。猶舉故聖人云者。守之以謙。不敢自陳也。故有國有民。無所制作。未嘗不以無為為治。則民遂其生。庶俗自化。夫煉真之道。以我

為神。以民為炁。神凝無為。元炁自化為液。液自化為血。血自化為筋。筋自化為骨。骨自化為髓。髓自化為精。精自化為玄珠。玄珠自化為金丹。陰符經所謂萬化生吾身者是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節用愛人。去華務實。未嘗不以儉嗇為先。而民厚其業。家自富矣。煉真之士。常無事則息長。息長則炁滿於三田之中。故曰。我無事而民自富。安靜不言。淡泊自守。未嘗不以厚本為意。則民挹天使其俗絕正矣。夫人之神躁動則氣息麤驟。神寧謐則百關調暢。元炁自正矣。

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無欲冲虛。崇本棄末。未嘗不以簡要為務。則民無夸企。其性自朴。奉真之士。元神恬寂。欲念不生。炁煉真凝。成胎結象。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古之聖人。觀天之理。体天而行政。教寬大。任物

自成無心無為。坐視天民之身。常悶悶。故其俗
淳樸。少私寡慾。不誘於物。不誅於利。樂於寧謐。
日益龐厚。脩真之士。抱神溟滓。漠然寬大。忘乎
視聽。無所分別。其息深深。綿綿淳淳。仙道將成
矣。故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後世有為之君。其
政峻急。以法繩人。以智治國。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察見淵魚。猶以為未至。民之失性。莫甚於此。
由是動觸禁網。凋弊離散。風化日益衰殘矣。末
學初地之士。未造道妙。真炁不凝。役心運思於
事物之中。勞神疲形於運用之際。專務苛察。崇

尚機變。以是而治身。則缺缺然。喘息麤急。真元
離體。匪養生之道也。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且治亂之首。禍福之源。自古有之。亦由人之所
召。夫禍藏於福中也。福至於極。若不能謙抑。祇
畏。而乃妄自驕奢。未有不為禍者矣。福之隱於
禍內矣。若處患難之中。頓改前非。內自修省。則
必返為福矣。天地之道有休否。日月之運有盈
虧。此倚伏之數。禍福相因。莫知其紀極也。有天
下者。曾未若守之以清淨。任之以自然。不利貨
財。不恃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禁通。不醜窮。如

是則禍福倚伏。何有於我哉。造真之士。不為福先。福亦不來。不為禍始。禍亦不至。物我兼忘。死生無變於已。豈禍福倚伏之可累乎。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陰陽之運。生殺繫焉。動靜之間。吉凶倚焉。邪之與正。善之與妖。孰能定之哉。正則正道也。奇則邪徑也。善則善性也。妖則異類也。本乎一心。流而為四。非一氣之正也。其正之者必聖人乎。有以正之。詖詭譎怪反害乎正。有心為善。妖祥變異反害乎善。善善

性善。而必加三事。民性不一。處於邪正之間。迷

惑不悟。其所由來尚矣。辟諸中下之士。有聞道者。方且隙然生善信之一念。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乃惑於見聞。則一彈指間。妄念忽起。而正復化為竒怪。善復化為妖邪。莊子所謂神竒復化為臭腐是矣。聖智告迷。鬼神不識。况常流乎。故人之迷妄。其來久矣。豈獨今哉。故曰。其無正邪。正復為竒。善復為妖。民之蒙迷。其日固久。噫。大方無隅。東西南北六通。四闢而無涯涘。以物觀之。不出所囿。以道觀之。無適不可。聖人俾物自然。無所割制。盡物之性也。聖人者。方正其心。

不為情慾煎熬形器。割削天和。故曰。方而不割。率性清廉。去其塵垢。不以己之潔而揚彼之汙。不以己之清而嗤彼之濁。保守廉謹。諸根不漏。齋心潔已。諸塵不染。萬物觀感。亦將靡然自化也。故曰。廉而不穢。稟性耿耿。自任不曲。又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經所謂大直若屈者也。故曰。直而不肆。天光發乎太定。聰明慧鑒。物雖芸芸。莫之能蔽。復能隱晦。不以智照眩耀於外。經所謂用其光。復歸其明。鍊真之士。明白四達。炳煥靈通。視不出外。常以兩目神光。返照崑崙。

崑崙神室。常行常照。靈光自皎。故曰。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聖人之治。無事無為。清淨簡易。省財節用。則倉廩充實。民康俗昇。然後保精愛神。齋心滌誠。蠲潔祭祀。以昭答上帝。則人神皆和矣。且夫聰明睿智。動靜思慮。是吾心內受用者。貌像聲色。屈

伸俯仰。是吾身外受用者。兩者交通。昭然契合。要在各得其宜。此嗇之為義也。脩諸內者。以修身為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元為事天。事自己之天也。天則腦宮是矣。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自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嗇者保愛也。愛視則養神。愛聽則養虛。愛言則養炁。愛息則養和。愛腦則養血。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且嗇者愛育精神。勤儉有常。如性無易。如德不遷。省費而儲用。自足儉嗇而智恬。交養情不外蕩。性自內復。若夫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

根。精神腦血不致耗散。早得復本。返元。故曰。夫惟嗇是謂早服。夫節儉理民。愛嗇其神。以奉上帝。德之一也。服從於道。積而弥新。人皆和悅。德之二也。有一有二。積之重矣。修諸內者。早能嗇復。則一炁柔和。萬神安暢。復我本來。不隨物轉。深矣遠矣。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然重積德者。克己復禮。脩道以仁。未嘗眩鬻。天人信順。無一物敢違。是以四方嚮慕。無不克伏矣。煉養之士。德充于內。則物莫能傷。無所不勝。亦無所不克。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而無不克者。萬物歸化。

道德無窮。何往不通。雖天下至剛。至強者見其
不欺如此。終亦馴擾折伏之矣。內煉之士。大德
有容。以其不爭。奚往不克。至一不逆。真常不變。
參萬歲而不老。豈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夫其極莫知。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天下樂推而不厭。欣戴而不已。被堯之仁。樂
堯之化。其國可保有餘裕矣。內煉之士。體道之
無窮。毓得之無極。國可以有者。喻乎身可以存
也。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始也。脩性以返德。
今也。積德而入道。為有國之母者。則可以茂養

百姓。福祚社稷。亘萬古之長久矣。喻之於身。有
國之母者。炁也。形為受炁之本。炁是有形之根。
炁因神識而生。形乃因炁而立。故伏羲得之以
襲炁母。蓋神是炁之子。而炁是神之母也。形不
得炁。無因而成。炁不得形。將何為主。炁散則身
謝。炁在則身存。而既長且久矣。故曰。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然積德之君。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
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淨。社稷綿遠。故謂之長
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已之根者。腦也。蒂者
臍也。深根者。飛金晶。運元炁。以補於腦。仙經云。

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然後密樞機。閉慾戶。藏元精於杳冥之府。結胎息於丹田之宮。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暈之間。乃黃庭結寶之處。正當臍間。所謂固帶也。原其所稟之時。伏母臍下。混沌三月。玄牝具焉。玄牝既立。猶如瓜蒂。閤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形圓。神全識備。遂解胎而生。今欲修長生。當先固其蒂。呼吸太和。返神復炁。胎息綿綿。伏住於臍間。長生與天地為常。久視與日月參光矣。仙諺曰。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久視者內視也。和炁久視。

於上丹田。則神長生。久視於中丹田。則炁長生。久視於下丹田。則形長生。故曰長生久視之道。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民亂。烹小鮮者不可擾。擾則魚爛。故治國者若烹膚寸之魚。調其水火。使之自熟。則魚可全。若乃擾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善治民者。知其政教。使之自得。其民則安。若乃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於國矣。是

以治道貴乎清淨。國以民為寶。身以炁為寶。愛
民治國則國昌。愛炁治身則身久。故設此喻。愛
民惜炁之法。如烹小鮮。不可攪擾。動則耗廢矣。
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聖人神明萬物之主也。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以無為之道。致知格物。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風雨時若。水
旱不作。人心冲和。則鬼神咸服其明德。安於幽
趣。不敢出其靈響。現其神變矣。以道治一身之
天下者。智恬交養。神宇泰定。天光內發。項有圓
象。寐照丹房。妖氣淪滅。邪鬼豈能現其神變哉。

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然非其鬼無神。靈
靈響。蓋以聖人守其常德。宜其幽贊天地之大
美。戩助協順。唯福是宜。非特鬼不敢神。神亦不
敢妄肆妖禍。傷吾之民矣。且夫有道之士。非其
鬼無神變。以其不能傷犯自然之人也。西昇經
言。不勞於神。壽命無期。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故
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既安於正直。非
不傷害於民。以其服聖人之明德。自處幽隱。而
不敢示其怪變爾。聖人憫一夫之失所。未嘗不
顰眉蹙頰。思所以救之之方。父臨子育。齊天地

之覆載。念茲在茲。宵衣旰食。雖紬繹帡幪。保惜之不暇。何傷之有。喻於人之得道自然。非獨神明不敢犯。聖人亦不傷之也。聖人方且尊道貴德。豈傷於有道之民哉。故曰。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是故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至神。兩者交悅。無所傷焉。遂致天自清焉。地自寧焉。陰陽常調。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年穀常豐。物無扎傷。人無夭闕。國無痼癘。鬼無靈響。其德交歸之矣。修諸內者。神不傷於炁。則神凝而息深。氣不傷於神。則氣固

而神定。神之與炁。交相養而臻。龍衣乎體。保衛吾身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天至大也。常覆乎下。善治大者。不過欲兼畜人而已。地至厚也。常仰乎上。善治小者。不過欲入

事人而已。夫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濬瀆滂湃。百川朝宗。亦由大國能自下。而極物之情。無不包容。守之以謙。則天下士民交趣而會之矣。傳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勛成。此之謂歟。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忘其身。則百骸理。虛其心。則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可謂大國矣。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交而會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也。初不容心於勝。惟其靜。是以常勝。以勝為下。故天

下之交歸焉。牝言靜。牡言動。柔靜也。剛動也。剛為柔所制。動為靜所伏。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此實用謙下之德。有國有民。故無往不克矣。取之已也。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為之雌。亦天下之牝也。知雄守雌。專炁致柔。以陰煉陽。為神機妙用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靜則群。動趨之。下則眾。高赴之。此脩真之要也。故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夫大國者。小國之所稟命而承聽者也。是以霸諸侯為盟主。折

節下人。以牧民心。忠廉誠信。以招賢哲。疾耕力織。以裒蓄積。養老恤孤。發倉散幣。柔弱簡易。無為而處。則鄰國賓服。獻圖割地。委身願質。請為子弟之邦。蕃宣之臣矣。夫小國者。因道而動。循德而行。敬上禮下。勤耕儉織。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和同。可與生死。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卑辭厚禮。竭誠請命。以驕大國之心。則大國者。神惑意惰。而威權可取矣。夫以大事小。唯仁者能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知其命。畏天者。保其身。故曰。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蓋自上以取下。抑損卑謙。以得人之歡心也。下以取上者。順奉廉謹。而得專其威權也。斯乃以義相取爾。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且大國者。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不過欲兼并畜聚小國之衆。為其君長爾。小國者。盡節誼。致忠順。修身以下大國者。不過欲盡禮。以敬事大國。資為援助爾。然小大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撓。安其居。樂其俗。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兼下。固宜曲而全之。使可久可大。所以致天

下之交也。煉己者。無愛元精。蓄養神炁。神炁二者。各安其居。莫若守之以謙。則無物不容。如道之奧。故曰。大國不過兼畜人。小國不過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甚深奧。虛無之淵。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暖然無不賴其廕庇焉。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周流八極。透金貫石。無乎不在者。唯道是也。萬物資始。不可致詰。可謂最深奧矣。奧者隱也。道雖在萬物。而人莫見其形狀。故曰。道者萬物之奧。人皆知良金美玉。身外之寶。為可貴。而不知抱道懷德。為身內之寶。尤其可貴也。惟善人者可寶而行。中人以下。愚知不同。若存若亡。莫之深信。奈何。徧覆包含。生成衣被。纖悉具體。何棄之有。善人

謂於脩煉之人。得道勤行。抱其不脫。以為己之
至寶。儻不善之。徒棄舊圖新。欲從師問之。復其
真性。是亦仰道之所保庇也。故曰。善人之寶。不
善人之所保。聖人之言。正道也。可以經綸於世。
善人之言。忠信也。可以紀綱於時。且甘美之言。
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
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尊行。謂自
尊之行也。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豈得與夷
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此不善之人。尚假甘
言尊行。可以奪衆賈之貨。可以升稠人之上。又

況其有道者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至言去言。
何美之有。折楊黃華。喩然而笑。大音不入於俚
耳。而聲利之談。市井群愚。聞之。則以為美爾。暨
乎履道。則行大功高。衆所欽仰。故曰。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夫賢之與愚。善與不善。皆陰
陽之所有。聖人必欲兼收並用。教而化之。使從
其善。豈可棄耶。至於道者。以不言之教。無為之
理。雖不足以化下愚。但恐化之不至。何遺棄之
有哉。故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天子者。賞罰之
主也。三公者。變理陰陽之官也。而又奉天子之

令紀綱天下。拱壁即圭壁也。王公所執。駟馬諸侯所乘之車也。天子垂衣。公卿論道。四方賢士樂然而來。不要功名。不求富貴。璧玉駟馬復何加焉。此坐進其道之驗也。一已者萬物之尊。雖拱壁之富。駟馬之貴。孰能長久哉。未若保養精血。育無相於太寂。煉元和於崆峒。坐進斯道。化形而仙。豈不美哉。故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然上古貴斯道者。何謂也。蓋道之微。居於一心之內。卒明乎宇宙之外。體之則善於一身。用之則濟於天下。雖不

日求以得。不可不求。不求求之。在我而已。有求有得。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耶。設若有罪。在乎改過遷善。亦可以免矣。此道之淵奧。故為天下之貴也。亘古通今。至尊至貴。嗟世俗之人。不能砥心礪行。勤究仙書。訪尋仙達。求以得之。得之者。名列仙籍。罪損黑簿。如湯沃雪。故亦可貴也。故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為無所為。而任物性之自為。則無為而無不為。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而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而無不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而隨物氣之本味。物本味則無味。而不味。口曷嘗嗜哉。心不動。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靈液不竭。至人為於煉養。而不為妄作。

事於脩真。而不事塵務。味於道德。而不味於腥膻。故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沙乎有形。則有小大。繫乎有數。則有多少。物量無窮。原其有用。應而不藏。付之素定。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有萬不同。俱歸乎一。皆以道遇之。報之以德。人無愛惡。何怨之有。至人其道雖大。其朴甚小。其用雖多。其要甚少。大小含太虛於方寸。多少總萬有乎真一。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奚所怨哉。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

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
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
之日。則於後成大矣。故艱難之事。必啓於容易。
欲令於容易之時而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細
微。欲令於細微之時而營之。已之難事者。脩仙
也。已之大事者。行道也。莫難於脩仙。苟如易以
圖之。其志固心堅。何難之有。莫大於行道。苟如
細事以為之。為之不輟。積細而漸至於大矣。故
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然聖人不為難大之事。

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
基。至人懷道抱德。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終
不為大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
也。淡然無極。衆美從之。故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故能成其大。輕諾者。不誠信也。妄應之。必為
虛誕矣。多易者。每事忽畧也。妄為之。必為難矣。
夫以聖人之才。尚難於細。易輕諾。至於每事不
敢輕易。其於道則勤而行之。終亦無難矣。輕諾
之後。其信必寡。多易之者。其難必多。古謂先難
而後獲者。難易之相成也。故曰。是以聖人猶難

之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謹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君天下者。治必有亂。為之對。安必有危。為

之對。當其國家安靜。則易為維持。及其傾危。則難為守禦。故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萌芽孽未堅。則其脆易破。悔吝未著。則幾微易散。取之已也。少壯身安之時。易於行持。見功尤速。蓋疾病未兆。其於脩煉攝養。則易謀而易成。暨乎嗜慾過多。神氣精憊。骨無髓而不堅。腦無血而不固。疾患一作便逐逝波。儻保養得理。神炁冲和。或染微疴。亦易治也。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且未疾之人。易於醫也。未危之圖。易於謀也。若預為之防。則未

然之禍何由而萌。若先為之計。則未形之患何緣而起。是以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況禍福本相倚伏。自其胎基之未兆。而慮之禍。可轉而為福。任其已然而忽之。福亦移而為禍。不可救藥矣。故治身調心之道。蓋亦預防其情慾。和適其神炁。而使之不亂也。故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嘗試論之。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欲拔而絕之。甚易為力矣。及其合抱青青百尋。鬱蔽日月。烏可伐哉。又若築臺焉。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又何難哉。及其

九層也。聳百尺之勢。出乎中天。烏可毀耶。又若遠行。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渺。峻嶺嶮巖。烏可還哉。故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然有為於分別。則敗其自然。有執於欲利。則失其精神。未若安其所安。守其所守。則治而不知其治。為而不見其為矣。聖人察夫事之所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有所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治身有為。則形勞神役。心靈疲萃。有執則偏滯方隅。不離眾有。去道遠矣。曾

未若無為無執。天真凝粹。故亘萬劫而無敗。不
滯方隅。無象可執。何失之有。故曰。為者敗之。執
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
之人。雖從務於善事。脩煉於仙道。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皆初勤而後惰。始樂而終厭。幾於成而
復敗之。良由抱一不固。則胎真不凝。億於採御。
則丹津泄漏。故曰。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枝。枯
失青青。炁亡液漏。非已形。若夫至人泰定之中。
神光洞照。種種幻化。無自而入。用志不分。始終
如一。萬神自正。眾魔自伏。孰能敗之。故曰。民之

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謹終如始。則無敗事。世
俗以有欲為樂。聖人以無欲為樂。聖人以清淨
節儉。世俗以貪濁奢侈。故視金玉珠犀。如遺土
焉。世俗捨天真。務外學。而失其分內之性。聖人
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內之天和。而以不學為
真。至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
則難得之貨。又奚貴之有耶。非無學也。學人之
所不學。不以博溺心。凡眾人之所過。吾皆得以
復之。故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
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至不益生。不助長。順物

自然無容私焉。道可以為親。德可以為友。以道
德輔佐其體。觸事莫非自然。而然。曷敢有所為
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
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
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上古之時。善為治化民者。以道集虛。以恬養智。
以性開天。以理格物。正心誠意。欲導斯民於朴

質之地。盛德容貌。終日如愚。施之政事。與夫行
已。無絲毫間斷。使民終身由之。而莫知其所以
然。善以道自治者。非顯彰其光耀。以眩惑於世
俗。同乎無知抱朴而已。故曰。古之善為道者。非
以明民。將以愚之。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
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
而溺於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未免從
事巧詐。日趨其偽。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民
之難治。以其智多。夫弓弩畢。戈機變之智多。則
禽亂於上矣。鈞餌網羅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

道徳論義卷十 十四
削格羅絡罟罟之智多則獸亂於壙矣智詐漸
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夫上以智御下則下以智應上故上下有亂姦
臣賊子傷國蠹政侵權怙勢何所不有此不謂
之智治國而何且古之有國也結繩劃地焚符
破璽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不以智而自治不化而
自化所以開人之天曾未若開天之天此不謂
不以智治國而何若治身而以智自後則神明
不安烏得不盜其真烝乎生一而不以智為者謂
之以智養恬也智與恬交相益則百神平泰萬

烝皆融非忘形抱道孰至此乎故曰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用智者害政蠹
民不用智者善政養民兩者當楷模而法式之
也既知楷式而不用其智致斯民之富壽循天
之理與天同德矣以治身而言之智慧出有大
偽當絕聖棄智復本返元可謂脩真之模範若
知模範其德玄冥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
楷式是謂玄德夫玄德者深不可知遠不可窺
至幽至微不可察也然觀其用似與物違反究
其理與民同歸入于自然之境而無所逆已也

至人者耳則返聽。目則返視。舌則返嘗。炁則返元。精則返還。用則返機。是謂轉物。與夫世俗萬事相返。而復乎素朴。同於大通。大通則無礙矣。故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江海之王百谷也。謙卑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

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然而求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江海。無有還者。形偶性合。善下之勢。不可得而遏之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而與萬物市。故人身以臍間為下丹田。炁海。乃五藏六府生炁之本。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十二經脉之祖。人能謹守下田。炁海。守之不間。百關之炁自然朝之。故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聖人能體此。將欲處人之上。故必先
以其言下於人者。知滿之必招損也。故言則謙
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日崇。大寶彌固。
自然為物之所推。而居於上矣。將欲首出庶物。
必先身謙言遜。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
先物。故能為物之所推。而處於先矣。夫上於人。
先於人。君子不忍為。況造道者乎。井雖十仞。汲
之而水上。未有不降。而能昇者矣。是以聖賢之
應物。以言下之。以身後之。故曰。是以聖人欲上
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故能處人

之上。而不以為重。其從之也輕。處物之前。而不
為害。其利之也衆。不重故不輕。不利故不害。利
害輕重付之自爾。其何容心焉。故天下共戴黃
老。清淨之化。而無厭倦者。以其謙撝之德所致。
故天下樂而從之。上學之士。勲而行之。天下自
然欽敬。上於人。而先於人。謙光而尊德之所致。
何厭之有。故曰。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
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故聖人常以虛為
身。亦以無為心。心形既定。物孰可爭。書曰。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道德經義卷第十
十七
爭功。此之謂也。夫至人者。忘其耳目。遺其肝膽。消殞萬緣。泯絕身世。和以天倪。與物委蛇。而天下孰與爭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

